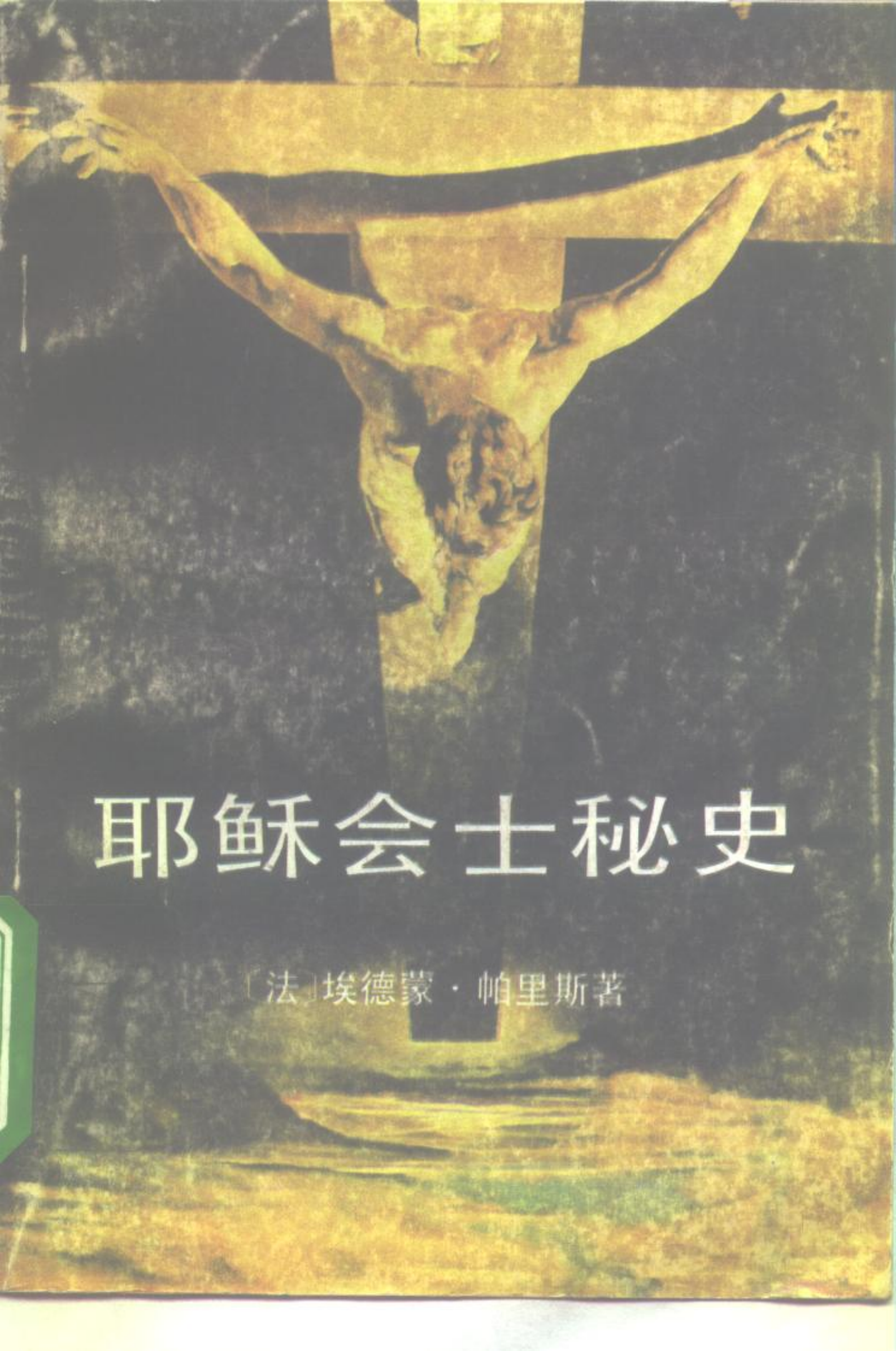




耶稣会士秘史

〔法〕埃德蒙·帕里斯著

[法]埃德蒙·帕里斯著

张茄萍 勾永东译 罗结珍校

耶稣会士秘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安 人
责任校对 古为明
封面设计 鹿耀世
版式设计 冯爱丽

耶稣会士秘史
Yesuhuishi Mish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胶 印 三 厂 印 刷

787×1096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04 千字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500 册

ISBN 7-5004-0625-8 / B · 124 定价: 3.95 元

Edmond Paris

L'HISTOIRE SECRÈTE

DES

JÉSUITES

Editions I.P-B.

Diffusion FISCHBACHER

33, rue de Seine

PARIS 6^e

Achevé d'imprimer en novembre 1970

根据法国 I.P-B 出版社 1970 年版译出

DH22/12

作者介绍

埃德蒙·帕里斯在多年工作中搜集了大量有关近代、现代史的重要资料。他的著作，参考、引证了属于各个哲学派别的作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在这些作者中，既有天主教信徒，也有非天主教信徒。许多作家，其中包括罗夫·霍克特（本堂神甫）都认为，这些著作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

1959年，帕里斯在巴黎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梵蒂冈反对法国》和《梵蒂冈反对欧洲》。《耶稣会士秘史》是他逝世前四个月完成的。他还留下了其它四部已完成的手稿。我们相信，如有一定数量的读者要求，这些手稿将来一定会出版。

埃德蒙·帕里斯，1894年1月25日生于奥兰一个法国人家庭。在上中学时，他成绩优秀。18岁那年，他赴巴黎法学院学习，毕业后，定居首都，在那里担任法律顾问。从那时起，他就决心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

埃德蒙·帕里斯认为，他作为作家和历史学家的作用与“负有使命的人”的作用是一样的。因此，他在其著作中力图证明“教条”主义和蒙昧主义——思想意识上排除异己，宗教干预政治——是几乎所有坏事的根源，自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吃尽了它的苦头。

译者的话

本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战后几十年来，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历史学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向读者推荐的这本书，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此做了追根溯源的介绍与分析。

本书作者埃德蒙·帕里斯生于1894年，历史学家，毕业于巴黎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梵蒂冈反对法国》和《梵蒂冈反对欧洲》。《耶稣会士秘史》是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他逝世前四个月完成的。

帕里斯在本书序言中写道：在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里，对国际生活起作用的诸因素中，一个最重要、最不为人所知的因素，是梵蒂冈的野心。它那企图向东方扩展影响的世俗欲望使它成了“泛日尔曼主义”的精神盟友和寻求霸权的同谋。

然而，梵蒂冈和耶稣会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却几乎不为世人所了解。

这部秘史本着填补这一空白，以恢复事实之本来面目的愿望，用大量的确凿证据，简要地回顾了四百年来耶稣会坎坷曲折的历史，证明“耶稣会是教皇麾下最热诚、最果敢、最坚定不移而又最精干的分子”。“耶稣会的活动与教廷的政治活动始终是混而难分的”。耶稣会这一“教皇绝对权力主义

者”的战斗团体，是“罗马教廷在世界各地的富有成效的代理人，是它的一支秘密大军”。

书中重点介绍和揭露了“梵蒂冈和耶稣会为挑起国家间的冲突，以从中渔利而进行的秘密活动”。梵蒂冈怂恿、支持奥地利的“教权帝国主义分子”，借机在塞尔维亚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只不过是一帮傀儡。“纳粹主义”从思想根子上与梵蒂冈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而纳粹党徒的核心组织系统则是按耶稣连队的模式仿制出来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所犯下的各种滔天罪行，都得到了罗马教廷的默认、赞许、支持或直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都是“新的十字军东征”。

本书资料丰富，证据可靠，观点明确，是读者认识当代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之一。鉴于本书的内容既涉及宗教，也涉及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适于宗教工作研究者、历史学者、军史研究人员、外交人员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参阅。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本书错误在所难免，诚望读者不吝赐教。

1987年9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耶稣会的成立	13
一 依纳爵·罗耀拉	13
二 精神修炼	19
三 耶稣连队的成立	23
四 耶稣会的精神	25
五 耶稣会的特权	28
第二章 十六和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在欧洲	33
一 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33
二 德国	36
三 瑞士	41
四 波兰和俄国	43
五 瑞典和英国	45
六 法国	48
第三章 外方传教	57
一 印度、日本和中国	57
二 美洲传教与巴拉圭耶稣会神权国家	63
第四章 耶稣会士在欧洲社会中	69
一 耶稣会士的教育	69
二 耶稣会士的伦理	74
三 耶稣连队的衰退	78
四 十九世纪耶稣会士的复兴	85

五	第二帝国和法卢法令——1870 年战争	88
六	耶稣会士在罗马,《现代谬误学说汇编》	96
七	1870 年至 1885 年耶稣会士在法国	103
八	耶稣会士与布朗热将军,耶稣会士与德雷福斯事件	112
九	战前岁月	131
第五章	恶性循环	144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	144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152
三	德国侵略与耶稣会士 (奥地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 ...	175
四	耶稣会士在法国的行动 (战前和 1939 年至 1945 年战争期间)	197
五	盖世太保与耶稣会士	208
六	集中营和反犹太运动	220
七	耶稣会士与俄罗斯学院	226
八	约翰二十三世暴露真面目	234
	结束语	254
	总参考书目	266

“热爱真谛，即是拯救，别无他途”。

法兰西学院院士 让·盖埃诺

“因此，不要说假话，而要让人人都讲真话”。

《以弗所书，四.25》

序

上个世纪，有一位作者阿道夫·米歇尔曾提到，伏尔泰当年估计，他那个时代关于耶稣会的著作约有六千种。阿道夫·米歇尔问道：“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方面的著作又有多少呢？”随后，他又结论性地说道：“管它数量多少呢！只要耶稣会士存在，就要写书反他们。对他们，虽然没有任何新东西可说了，但每天却都有新的读者涌现，难道这些读者还会去寻找那些故纸陈籍吗？”^[1]

上述理由大概足以说明，今天重新提出这个看来是老调重弹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大部分有关耶稣会历史的基本著作在图书馆已经找不到了，仅仅在国立图书馆还能查阅到这些书籍。这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已是“望书莫及”了。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这些著作做一提纲挈领的介绍，以便广大读者把握其概要。

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同上述理由一样可取，那就是：在新一代读者涌现的同时，耶稣会士也有一代接一代的新人出现。他们坚韧不拔地继续进行着曲折坎坷的活动。这些活动在历史上常常引起保卫人民、保卫政府的反响。可以说，罗耀拉的当今弟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罗马教会中的

激进派，他们跟以前一样，甚至比以前更加巧妙地伪装自己，实质上，始终是“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是罗马教廷在世界各地审慎而富有成效的代理人，是罗马教廷政治的秘密捍卫者，是它的一支秘密大军。

因此，不管有关耶稣会士的文学作品多么丰富，也远不能说对他们的事已经言之极尽了。每一时期都必须为之加上几页，以表示那个为“愈显主荣”而开创的神秘事业，四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继续着，归根到底，也就是为“愈显教皇之荣”的事业在继续着。尽管社会上出现了朝着更全面非宗教化方向的总的思想演变，尽管理性主义不可避免的进展使“信条”的地位日趋缩小，但罗马教会仍不会放弃自己一开始就确立的“集天下之众生于弹丸之天地”的宏大心愿，不然，便是否定它自己。这个“使命”，可谓地道的西绪福斯*的差事，但无论如何也必须在“异教徒”“和“离异的”基督徒中间坚持下去。既然世俗僧侣特别担负着保持既得地位的担子（这一点，如今也并非易事了），那么，以改宗异端分子和异教徒的方式来扩充自己之忠实信徒的队伍这一更加棘手的工作，自然就落在某些修会的身上了。但是，不管是“保持”还是“取得”，也不管是“自卫”还是“进攻”，耶稣会总是置身在战斗的前沿。这激进的一翼，也称之为“耶稣会社”，按其会规严格说来，既非世俗，也非宗教，而是一种轻骑连队，只要适合，便可在教会内外发挥作用。说到底，正如一位知名史学家所说：“它是教皇麾下最热诚、最果敢、最坚定不移、而

* 西绪福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埃俄罗斯的儿子，以狡黠著称，在冥中受罚，永远推巨石上山，将及山顶巨石又复落下。——译者注

又最精干的分子”。^[1]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谈到，这支“近卫军”团是怎样组成的，他们对罗马教廷是何等死心塌地效劳。书中还要谈到，他们是那样的虔诚而富有成效，成了它为之服务的那个团体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从而也确保了它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致他的总会长得到一个恰当的绰号，曰：“黑衣教皇”，在管理教廷的事务中，甚至越来越难以区分“白衣教皇”和他那强有力的助手的权力。

因此，本书既是对耶稣会历史的回顾，又是对其历史的编纂。因为，多数有关耶稣会的著作均未论及近 50 年来在震撼世界的大事件中耶稣会所占的重要位置。我们认为，现在是填补这段空白的时候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是想抛砖引玉，以此来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更趋严密与完善。而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掩饰所有不想当教会辩护士的作者就这一棘手题目发表著作时都会遇到的困难。

在一个充满动荡的世纪里，对国际生活起作用的诸因素中，一个最重要、也最不为人所知的因素是：罗马教廷的野心。它那企图向东方扩展影响的世俗欲望使自己成了“泛日尔曼主义”的精神盟友和寻求霸权的同谋。这种谋求霸权的企图在 1914 年和 1939 年两次给欧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毁灭与死亡。^[3]

然而，梵蒂冈和耶稣会士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应该承担的重大责任却几乎不为世人所了解。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部分是由于梵蒂冈和耶稣会士们拥有巨大的财力，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梵蒂冈和耶稣会在这些历史悲剧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无人提及，要么就是被那些辩护士们肆意地歪曲

了。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以恢复事实之本来面目，我们才在以前的文章和本书中，对梵蒂冈在当代的政治活动进行了研究。而梵蒂冈的政治活动与耶稣会的活动又是混而难分的。

这种研究是以无可辩驳的档案资料，以及第一流的政治家、外交家、大使、著名作家出版的作品为依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天主教人士，也就是说，他们享有天主教会“出版许可证”提供的担保。

这些材料充分揭示了梵蒂冈为挑起国家间的冲突，以从中渔利而进行的秘密活动及其采用的卑鄙伎俩。我们还依据确凿的材料，深刻地揭示了教会对欧洲极权制度的上升所应负的责任。

所有这些材料和证据构成了一份令人难以置信的控诉书。任何辩护士都无法否认这些事实。

正因为如此，1938年5月1日，《法兰西信使报》用这样的语言再次提出该报四年前的断言：“1934年1月15日，《法兰西信使报》指出——没有任何人反对这种说法——是教皇庇护十一世‘成就了’希特勒。如果德国中央党*不是受了教皇的影响，那么，希特勒就不能上台，至少不能通过合法途径上台。……梵蒂冈是否认为它如此地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道路是犯了一个政治性错误呢？看来没有……！”。

确实没有！在上述文章发表的当时，也就是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的第二天，梵蒂冈没有认为它犯了什么错误；随

* 德国中央党，1870年成立，成员大部分系天主教徒，“文化斗争”时期特别活跃，纳粹统治期间曾被解散，它是西德基督教民主党的前身。——译者注

后，在纳粹侵略日趋加剧的时候，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都没有这样认为过。君不见，1959年7月24日，教皇庇护十二世的继承人，约翰二十三世还确认他的私人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派驻美国的间谍，希特勒专制政权的重要头目，吞并奥地利的主谋弗兰茨·冯·巴本担任罗马教皇侍从的荣誉职务吗？说实在话，只要不是患了奇特的盲视症，就不会看不出其中之奥妙！

信奉天主教的另一个作者约瑟夫·卢万先生在评述1933年7月8日梵蒂冈与纳粹德国签订的外交条约时这样说：“该条约是国际上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势力（梵蒂冈）对国家社会党政权协议上的承认。而几乎在其它所有地方这个政权都被看成是‘篡夺者的政府’，是‘强盗组成的政府’。条约上的这一认可几乎等于一份国际荣誉证书。”^[4]

就这样，教皇对其本人给予希特勒的支持还不满足，还要用协议的形式对纳粹帝国许以道义上的担保。

同样，梵蒂冈还默认，甚至赞同希特勒的冲锋队这股“棕色鼠疫”在莱茵河彼岸制造的恐怖。他们的集中营里已监禁着4万人。梵蒂冈还默认甚至赞同在纳粹进行曲中愈演愈烈的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每当战刀沾满犹太人鲜血之时，我们总是感到痛快淋漓”。（霍斯特·韦塞利·利比德）

然而，在若干年以后，教皇庇护十二世本人所看到的状况比这更坏，但他却无动于衷。因此，在罗马教廷如此怂恿之下，德国天主教的首脑们对纳粹政权极尽谄媚之能事，便毫不令人奇怪了。我们应该拜读拜读那些见风使舵的神学家的狂热颂扬及决疑论的杂耍。他们中间有迈克尔·施莫斯之流。庇护十二世后来称他为“教会王子”。《十字架报》（1954年9月2日）则称他为“慕尼黑的伟大神学家”。或者，应该

读一读那本名为《天主教保守派的遗传特征》的集子，书中这样写道：

“这部汇集了从戈雷斯到福格尔桑等德国天主教主要理论家文章的集子能使我们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百分之百是来自天主教的理论。”（冈瑟·布克斯贝，《法兰西信使报》1939年1月15日）

按德国—教廷条约规定必须誓死效忠希特勒的主教们表明忠诚的宣言更是层出不穷。“我们从教会要人的书信和声明中，不断看到主教们对纳粹制度的狂热依附。”^{【5】}

因此，尽管在“天主教普救说”和希特勒的种族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但是，用弗兰茨·冯·巴本的话来说，“这两种学说已融为一体了”。当他叫喊“纳粹主义乃是基督教对1789年思想做出的反应”时，却道出了上述见不得人的串通一气的深刻原因。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慕尼黑神学院教授，迈克尔·施莫斯是怎样写的吧：“《帝国与教会》这一套书，通过国家社会党政权与天主教教会力量的联合，必将有助于第三帝国的建设。

这些著作，既百分之百是德意志式的，又百分之百是天主教的，它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察和赞成天主教会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与接近的，并由此指出了这场富有成果的合作道路。这条道路也正是‘条约’的基本精神所规定的。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乃是对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思想的最猛烈、最广泛的抗议。国家社会主义将‘人民的血统’这一思想放在其世界观的中心点上。任何遵循德国主教训令和指引同一方向的国家社会党的法律条款及天主教教规的天主教

徒都必须用一个‘是’来回答这一问题。”(《天主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相通》，明斯特·阿申道夫出版社，1933年版)

这份文件证明了天主教会对于元首希特勒的上台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这是一种“前定的和谐”。文件也深刻地揭示了天主教与纳粹主义之间订立的这一条约的残酷性质。从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对自由主义的仇恨乃是一切之关键！

法兰西学院院士阿尔蒂库·罗贝尔先生在其著作《德国天主教徒》一书中写道：“1933年3月5日选举获胜之后，主教团连篇累牍地发表声明，这些声明的根本弱点可以从德国全体主教签字的第一份教会正式文件中看出。这里，我们指的是1933年6月3日的‘主教牧函’*。它表明德国全体主教第一次集体行动了”。

这份文件是怎样写的呢？首先，它是怎么开头的呢？该文件的开头用乐观的笔调，轻松快活的声明写道：“我们欣喜的是，担任新的国家首脑的人们已保证毫不动摇地将他们的事业以及他们自己都置于基督教的天地里。这种庄严坦率的声明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真诚地感激。”(巴黎普隆出版社1938年版，第108页。)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有好几任教皇登上了教廷首脑的宝座，然而，他们对待欧洲两个对峙阵营的态度却丝毫未变。

许多天主教作家在看到教皇庇护十二世对他所青睐的人犯下的滔天暴行无动于衷，毫无人道之心时，都感到诧异和难过。在大量的证据中，我们仅举其中一个形式上最有分寸·

* 天主教主教给其教区内神职人员或教徒的公开函件。——译者注

的证据，那就是法国《世界报》驻梵蒂冈记者让·奥斯皮诺先生所提供的见证。他指出：“有人说，庇护十二世的记忆充满着苦恼。那么，好吧，让我们立即把问题挑明吧，这个问题是各国的观察家们，直至梵蒂冈城内的观察家们都写在自己的记事牌上的：庇护十二世对希特勒肆意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战争中的一些恐怖暴行是否了解？

手头随时随地都有主教们写的报告的他，怎么会对德国高级军事首脑们都直言不讳的事实一概不晓呢？例如，集中营和被流放的平民的惨剧，对所谓‘讨厌者’的大屠杀、瓦斯房里的暴行，在那里，几百万犹太人被一炉接一炉地焚尸灭迹等等，等等。庇护十二世是了解这一切的，但是，这位首席手持福音书、口唱赞美诗的人，为什么不身穿他那白色教服、赶赴现场、叉起双臂，揭露那旷古未闻的罪行呢？为什么不去喊一个‘不’字呢？

“虔诚的灵魂们白费劲地翻遍了已故教皇的通谕、讲演和祝词，都找不到丝毫谴责希特勒这个基督之敌所建立的‘血腥宗教’的痕迹！从那里，你是找不到你要寻找的东西的！烙印找不到，对种族主义明显地侮辱教义的文字与精神的谴责，也是找不到的。”（《罗马秘闻》，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62年版，第91页。）

1965年，摩纳哥罗歇出版社出版的题为《庇护十二世的沉默》一书中，作者卡尔罗·法尔戈尼特别指出：“这些野蛮的暴行（大批杀害人少的种族，大批杀害被监禁者和被流放的老百姓）完全搞乱了区分是非的标准，是对整个社会和人类尊严的严重挑战。一切对公众舆论可以产生影响的人，不管他是普通公民，还是国家当权者，都有义务谴责这些野蛮罪行。